

吳江柳亞子編

春
航
集

上海廣益書局印行

劇史

春

亞子

血淚碑本事

航

血淚碑主人青年石如玉。女士梁如珍。俱吳門人。同筆硯于某校。學業傾其曹。星期日校中有演說會。既竣事。儕輩盡散。獨二人留。如玉憤同學少年之腐敗。慷慨發論。如珍聞而贊之。遂相與互談身世。如玉早喪母。獨老父宦遊京師。如珍則父母俱存。且有女兒。顧驕縱不與妹相能。如珍引以爲憾事。二人方傾道胸臆。而石氏僕自北來。以父病促如玉往省。乃珍重告別。如玉旣抵都門。見父病甚危。念歷史有割股事。皇遽中姑一試。和藥以進。病良愈。因留京侍父。會如珍父携眷赴公車。未至京。忽遭盜刦。行李蕩然。幸如玉適出游。無意中相值。邀至旅邸。解衣推食。喜可知也。嗣梁父通籍典試湖南。而如珍奉母姊寓石邸。如

春

航

集

故匪人陸文卿者。當梁氏眷屬入都時。曾於道左私窺如珍姊妹。涎其艷密謀。諸揚州張嫗。飾爲嫗女。夤緣進石邸。遂與如珍女兒有染。復思覬覦如珍。夜入如玉室。得如珍書柬。頗致情款。遽竊歸。欲因而劫持之。以遂所欲。當文卿之與張嫗謀也。有竊賊崔虎者。伺于門外。盡聞其秘。是夜亦洞穴入邸。值文卿于暗中。文卿疑爲鬼魅。皇駭中。遺柬于地。爲崔虎所得。虎旣拾柬。復聞文卿自語。稔石梁情好事。欲僞爲如玉。以欺如珍。誤叩梁母門。爲所持急切。不得脫。竟斃梁母于懷中。盜玉鐲一遺柬。尸側而遁。明晨。如珍入母室。見尸駭哭。姊氏及文卿並至。文卿拾柬。私與梁姊謀。誣如珍不貞弑母。以柬爲證。控諸官吏。逮如珍法庭訊問。不承則拶其纖指。量絕復蘇。踣地呼冤。時如玉已聞耗。逕來觀訊。痛如珍纖弱。不任受嚴刑。挺身自承。與如珍有私。實斃梁母。如珍不得已。亦誣服。遂分拘獄中。此第一二本之概略也。

崔虎旣肇禍。卽亡命綠林。與盜魁劉大刀行劫某宦家。殺其眷屬。某宦訴之于

春

航

集

吏追捕亟。遂就逮。與如玉同繫。而如珍獄舍則在比隣。顧兩不相知也。石氏僕入獄探少。主爲言老人思念良苦。久且得疾。主僕相對唏噓已。而僕出。如玉感懷。身世益痛哭失聲。如珍聞之。託獄卒探詢。知爲如玉。相與嚮壁間答。各訴冤苦。如玉言凶人干紀。倖脫法網。反嫁禍他人。卑劣可恥。將非盜之俠者。遂頓足大罵。適爲崔虎所聞。驚訝事實。慨承洞悉斯案本源。因謂如玉。子第能鳴冤于堂上。我任證人。則昭雪可期也。如玉驚喜過望。明日。僕復來語以故。石父遂逕謁官陳請。問官召崔虎詰之。虎自承無難色。官疑其受梁石兩家賄。不之信。虎出玉鐲爲據。事遂得白。以肩輿送如珍如玉歸。初。陸文卿旣陷如珍。恐日久事露。旋遜去。至是復携薦書入石邸。爲傭人。石父納之。使事如玉。遂復與梁姊相狎。顧意終不能忘如珍。一夕。如珍詣如玉室。譚藝論文。間以音樂。琴聲一奏。高響入雲。細語喁喁。溫鬢心上。臨別。訂明晨過訪之約而去。文卿適執役於側。旣涎如珍。復嫉如玉。殺機遽啓。明日晨興。如玉方盥漱。文卿自後扼其喉。水湧。

氣絕仆地。文卿爲爲不知也者。自歸寢室高臥。如珍踐前約。至見戶呼號。家衆畢集。延官吏驗視。妄指如珍爲殺人者。捕歸拷訊。如珍慄於嚴刑。又復誣服。遂入獄定讞待決。此第三四本之概略也。

如玉旣暴卒。殯于江蘇會館。儀從甚盛。館人之擊柝者。涎其含歟之物。中夜發棺。而如玉忽蹶然起。蓋已復生矣。因送歸邸舍。延醫調護。親朋間訊者畢至。顧獨無如珍。如玉以爲如珍且負已也。意怏怏不樂。老僕問故。太息曰。公子猶念若耶。公子旣被害。官吏驗視者。謂若實殺公子。已捕治定獄。聞今日將赴法場。繯首矣。公子猶念若耶。如玉驚駭幾暈。絕。謂扼我喉者。實一男子。奈何誣及閨秀。且天下安有殺人染如珍者。彼堂皇南面。無折獄之才。徒以嚴刑相恫嚇。三木之下。何求不得。况如珍一弱女子。安能任楚毒其誣服。固宜。顧如珍由我而死。我不救。如珍何以爲人。遂奮起欲赴法場。僕奔告老父。禁阻之。錮諸寢室。父去。如玉卒奪門狂走。屢躡屢起。踉蹌奔至。初問官以劉崔二盜及如珍獄上。得

朝旨斬三盜而綏如珍。卽日縛送市曹行刑。劉崔談笑如恆。如珍神情慘澹。不語亦不泣。藍刑者提訊詢冤否。第微搖其首。蓋胸中之奇冤殊慘。知非昏庸聾瞶之官吏所能喻也。旣斬劉崔。次第將及如珍。伍伯掖如珍跪地上。背縛絞架。以繩繫其頸。如珍方瞑目待盡。而如玉顚仆至矣。直奔絞架。揮退伍伯。以臂枕如珍頸。監刑者叱問何人。曰我石如玉也。汝曹誣梁如珍殺我。嚴刑誣服。今我實未死。且明知扼我喉者爲一男子。汝曹奈何視人命如螻蟻。尙欲冤殺如珍耶。監刑者相顧失色。期期言曰。今誠知梁如珍冤。奈朝旨已下。何汝速去。毋溷乃公事可也。如玉惑且窘。厲聲曰。汝必欲殺梁如珍者。我且與如珍同命。遂取如珍頸上之繩。並繫己頸。監刑者亦窘。許緩決。請命上官。遂退去。隸役亦鳥獸散。獨梁石二人同跪絞臺之上。如玉目光閃閃。搘淚視如珍。若不勝其憐惜者。如珍香頸枕如玉臂。星眸微啓。復闔。蓋侍立驚暈。猶未全蘇也。劇中演至此。劇場之幕忽下。而第五六本終矣。

春

航

集

如珍自綾台遇救。釋歸寧家。而老父自湖南回京。千生萬刲。骨肉重圓。悲喜交集。至流涕不可仰視。石父以如珍與如玉爲患難生死之交。感情至竺。冀遂其雙柄之願。求婚於梁父。得其允洽。方謂苦盡甘來。從此有情人都成眷屬矣。乃鶯牒方諧。驪歌遠唱。石父奉朝旨巡撫浙江。而遂陽虜匪猖獗。梁父復拜率兵平亂之命。各携兒女。分道揚鑣。臨行祖餞。江干互晉杯酒。一聲珍重。淚滿羅巾。遂悵然揮手而別。梁父東征。中道至牛莊稅駕。而陸文卿者。固已先在矣。初文卿旣扼斃如玉。懼事終敗露。託母病出石邸。遁跡遼陽。繼聞梁公挈眷來牛莊。奸謀復熾。投身行轅。自言盡悉賊中虛實。願任偵探之役。梁公惑而遣之。文卿入賊巢。言大兵旦夕且至。非乘夜刦殺梁公。若曹無噍類矣。賊渠亦爲所動。引羣盜襲刦梁邸。梁公被執。擁至僻野。不屈見殺。如珍姊妹宿內寢。聞警。遣老僕出探。忽文卿持刀闖入。大言梁公主僕。並已遇害。我特來救汝。不速行者。命且立。盡。梁姊識文卿面。太喜。並以危詞脅如珍。詢若非陸文卿。執傭奴役於

石邸者耶。果誰害石公子者。若當有以語我來。文卿坦然自承。且出語不遜。如珍悲憤奪刀斫文卿。不中。爲所持。慷慨祈死。文卿因以好語給之。謂前言戲耳。行當護若至杭州。與公子相見。無他腸也。如珍明知兇。人巨測。顧別無生路。亦不得不委曲應之。文卿復與梁姊私結爲夫婦。要如珍呼姊婿。如珍恚甚。亦姑給之。謂迨至杭後。再如命未晚也。已而行抵海上。夜宿旅館。文卿復申前請。遣梁姊逼脅至。再如珍忍無可忍。舒纖掌摑。不肖姦頰。文卿大怒。與梁姊比而擊如珍。仆諸地下。鞭笞交下。體無完膚。同行一女傭扶掖避去。如珍猶謂文卿爲若計。撲死我良得。否則我一日不死。若卽一日不得安枕。臥母以弱女子爲易。欺也。復告姊氏。若與我同懷。相關痛癢。今父母俱喪。若忍踐躡我耶。父兮母兮。畜我不卒。旣生獸姊。何又生我。文卿聞言愈怒。命錮之別室。而女傭來報。如珍血湧自口中出。昏暈不省人事。梁姊謂賤婢子不識利害。死不足惜。甚快我意。文卿因設計鬻諸勾欄。旣定議。卽扶如珍出。慰以溫語。謂乘車至病院調治。逮

秦

航

集

落陷。罪如珍憲甚。身不能自主也。居數旬。病漸痊可。妓家懼其復發。亦未敢過事凌迫。一日倚樓憑眺。忽正者蹣跚至。仰面乞食。諦視之。則舊時老僕也。相見各大駭異。僕謂老主人已殉難。女公子奈何在此。如珍揮手戒勿言。自窗際擲銀圓數枚。告以速赴杭州。求石公子來援。我母誤事機。僕拾錢欲啓程赴杭。而如玉遽至。相值于道。蓋梁公凶耗達浙江。如玉求如珍消息不獲。積念且成疾。因奉父命來滬上。欲蹤跡如珍也。梁僕具述前遇。急行至妓寮。以重金贖如珍歸。假室旅邸。如珍道別後事。且泣且語。至傷心處。輒嘔血不止。白衣被體。血漬斑斑。如點染。末言自落勾攔。義無苟活。徒以萬一之想。忍死待君。今幸還我。清淨女兒。身得復覩。天日願病入膏肓。已無生理。追念曩日愛情。先人成命。言猶在耳。生不能執箕帚。死猶當上君家丘壠。君苟許我。則簿命人含笑入地。永永瞑目。所憾者大仇未報耳。他日刺仇人之心。祭薄命人墓上。願郎君努力。妾志遂矣。語訖。復嘔血數口。暈絕地上。竟死。如玉携棺歸葬吳門。思踐復仇之約。

文卿與梁姊亦還吳。居梁氏舊宅。儼然稱伉儷。如玉夜入其室。手刃梁姊。與文卿苦鬪良久。終仆而殺之。剜二人心。祭如珍新。家奠畢。以頭觸墓碑。亦死。橫尸墓道之前。劇中演至此。如珍靈魂忽潛自墓後出。掖如玉戶起。挽臂並立。對案陳詞。略謂無鬼之說。今已大昌。我儕豈是。煽迷信之惡波者。特全劇悲多懼少。而結局又復如此。令人喪氣。不得不現刦後之身。藉慰有情人。希望禮拜堂在邇。我儕當舉行婚禮去矣。言畢。雙行入室。劇場之幕遂下。蓋第七八本告終。而全劇亦于以竣事矣。

集

航

春

劇
史

+

春

航

集

伶史錄天鐸報



雜纂

鐵漢

小子和卽馮旭初唱花旦兼青衣。丰裁秀美。態度幽媚。與尋常花旦一味淫蕩者迥然不同。扮演新戲尤爲摹仿得神。庚子歲予客漢皋。子和方在童齡。與七蓋燈小寶成等同隸滿春園。予雖許其必成名伶。特亦視爲小桂鳳小桂林之儕耳。至漏後聲價日起。然在新舞台時所演各戲。尙有時伶陋習。間作時世粧。尤覺妖豔異常。究與改良戲曲宗旨不合。不料一至大舞台。竟能痛改前非。力爭上游。神情靜睦。純是閨門氣度。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視。諒哉斯言。惟演青衣戲。喉音雖亦清亮。終覽浮而不實。未免美猶有憾。

劇談錄時報

雜纂

雍平

一

春航集

余不諸戲。而雅嗜作壁上觀。灑上舞台林立。新劇尤汗牛充棟。求其差强人意者。實如鳳毛麟角。不可多覩。客艱觀拿破崙。明末遺恨。二劇纏綿悱惻。令人泣數行下。悲劇至此。嘆觀止矣。後觀新茶花。禽海石諸劇。不終幕即欲引去。蓋如初從大羅天來。飽聽鈞天廣樂。人間俚曲。尙足聞乎。厥後意怏怏以未能聆天上妙曲爲憾。及觀春航。血淚碑始登喜謂余寤寐求之者。乃於十里紅塵中得之。然除春航小雲外。餘子碌碌。多不足觀。且多舊戲習氣。劇本復蕪雜不純。披沙揀金。觀者誠煞費苦心矣。

居恒無事。常思化身爲生公。說破千重孽障。使今之瑜亮和好。如初。各盡心力。合演新劇。則雀躍而大歡喜者。詎僅生一人而已哉。

前日於鴻廣處。得睹倩桃書略。云春航以天上麗人現人間。諸文人之傾倒有以也。消夏期中。頗思羈旅滄浪。一聆天上妙奏。無如攀巔有杖。纏腰無錢。行不得。憇哥哥。徒增惆悵而已。伶人之技。文人之筆。其魔人之力。堪稱雙絕。

花部宵譚 同前

阿 嚴

春

航

集

昨夕觀小子和演獨占。自我不見三易寒暑矣。若以丹桂計。則實八年。以庚戌之在新劇場。包廂距離太遠。祇如霧裏看花。未得較量。眉黛也。風流張緒。非復當年老大。徐娘僅存。丰韻良時。易過。顧影誰憐。既悔從前領略之疎轉。恨今日相看之近。僕在第四黨中。固自命不貳者。疇昔之夜。不禁心動。駁駛有跨黨之勢。甚矣忠臣之難爲也。丈丈山。黃石齋之獨有千秋者。正以其見繁經年。被囚累月。鼎鐘在後。刀鋸在前。而此心不動耳。嗟夫。此長樂老人之衣鉢。所以遍天下歟。

近來上海之舞台。人材輜輶。固已極視聽之娛矣。但以好尚不同。品題自異。而爭論遂起。若老生中之譚鑫培。劉鴻昇。花旦中之馮春航。買璧雲。則尤問題中之最難解決者。顧譚劉之工拙。已臆爲軒輊矣。若馮買之。燕瘦環肥。各有其態。春蘭。秋菊。獨際其時。則殊不敢爲左右袒。恐以黨見。生惡感也。昨觀璧雲之杜

十娘座間有若憶馮郎而擊以二人之優劣異同爲問者。唯遙謝不敏。請俟諸
世界末日。敬聽萬能上帝之裁判而已。

編輯餘濬錄民信報

獨笑

久不見馮春航。一昨翩然來訪。適以事他出。乃留一小影而去。仙雲換影香色。
依然其拳。拳于滄江故人。意良可感。回首七年前。尊邊翠袖。書外銀簫。此樂已。
不可復得。並念吾友亞子。江鄉寥寂。惓念前塵。其亦淚滿青衫否。

其二

樓農

血淚碑一劇爲馮春航生平得意之作。昨日吳鍾新劇社適演此劇。內容如何。
不得而知。但以逆聽料之。有君磬無我天樹憐影諸子。輔佐其間。必有可觀者。
在若使余友亞子見之。其感觸又當何如。

其三

樊子

昨見亞子寄獨笑書。獨臥滄江。猶惓惓于銀尊檣板間。系詩一律。乃題春郎小

春

航

集

影者詩曰翠袖銀簫事豈真無多綺夢已成塵畫圖至竟留吳苑瓊佩誰教去漢濱未必忘情真太上儘多秋士解傷春荒江老屋淒寒甚何處拈花絕代人今已並小影同載入增刊中矣。

賈璧雲南來一時傾動海上而亞子劍華諸君又復醉心馮春航故有馮黨賈黨之目余則終不能忘毛郎韻珂蓋平情而論璧雲以姿態勝春航以格調勝韻珂別以韻致勝也。

紅樓夢新劇人物表 同前

老 羣

龍小雲

黛玉

馮春航

寶釵

毛韻珂

郭蝶仙

可卿

賈璧雲

湘雲

林顰卿

綠牡丹

探春

小如意

惜春

趙文遺

元春

孫喜雲

萬盞燈

宮裁

四盞燈

晴雯

賈璧雲

妙玉

小喜祿

襲人

周鳳文

賈母	李百歲	王夫人	一盞燈	薛姨媽	周鳳林
尤二姐	小桂枝	尤三姐	陸紅冰	平兒	劉禹臣
彩雲	月月紅	多姑娘	湯雙鳳	北靜王	朱素雲
柳湘蓮	趙君玉	賈政	潘月樵	賈雨村	夏月珊
甄士隱	貴俊卿	薛蟠	馬飛珠	賈璉	呂月樵
賈瑞	邱蕊卿	賈環	印治雲	焦大	馮志奎
焙茗	范少山				

昨閱民立報。大隱所擬紅樓夢劇中諸角。如小朵之寶釵。佩秋之襲人。黃三之焦大。惟妙惟肖。如見其人。歎爲無兩。但鄙意瑤卿之黛玉。嫌身量太長。鼻葱太高。態度亦不甚似。不如使作王熙鳳之爲妙也。路王山作熙鳳亦佳。惜容顏衰矣。今就滬上諸角。合爐鑄之。熙鳳一角。實難其人。不得已以蝶仙充數。頗不愜心。可卿晴雯兩角。均非賈郎不辦。故兩用之。好在一先一後。不相觸也。而黛玉。